



[黑龙江·双城] 汪德贵 画

南乡子·小城南门春望

[浙江·临海] 项伟

燕子过城墙,春水初生绿到窗。石板巷深油伞过,丁当,雨打风铃旧瓦当。

闲坐话家常,新韭堆盘劝客尝。半世风波消得尽,何妨,一碗姜汤煮夕阳。

鹧鸪天·插秧歌

[河北·唐山] 赵茂林

碧水方田漾彩霞,红云甸上罩青纱。时逢小满催芒种,次第槐花接杏花。

秧苗秀,铁牛耙。千村共进把秧插。人声鼎沸连天闹,科技生根入万家。

鹧鸪天·蛙鼓

[黑龙江·延寿] 李向奎

十里平芜落晚霞,一塘蛙鼓闹喧哗。风牵逸响萦芳岸,月送清音绕浅葭。

声断续,韵交加,天然笙奏满田家。仙翁静坐林荫下,洗尽尘心看物华。



父爱如山

[山东·潍坊] 吴建坤 刻

对弈

[黑龙江·哈尔滨] 泰岱

老树高擎翠冠亭,邻翁对弈比输赢。厮杀不觉黄昏晚,战罢推杯续友情。

七绝·初夏骤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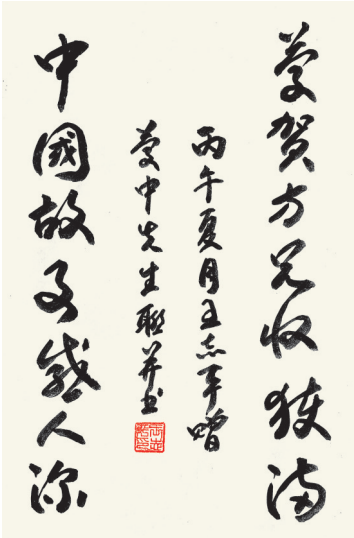
[宁夏·银川] 郑敏灵

墨云反卷雷彻山,骤雨斜敲石壁斑。飚风一到忽吹散,万物如洗碧空蓝。

七律·读书明志

[黑龙江·哈尔滨] 金永波

青灯黄卷伴吾躯,阅尽人间今古途。墨海无涯舟是苦,书山有路杖为扶。十年磨剑心犹壮,一字求真气自殊。莫笑寒窗贫彻骨,胸中丘壑未全芜。



庆贺方兄收获满
中国故事感人深

[辽宁·沈阳] 王志平 书

古人改诗二三事

北宋庆历年间,眉山城西的一所乡村学堂里,少年苏轼正凝神听讲。他的老师刘微之吟罢新作《鹭鸶诗》,兴致勃勃地请学生们评议。众人啧啧称赞,唯独苏轼眉头微蹙,欲言又止。

刘先生踱到这位得意门生面前,和颜问道:“子瞻,为师的诗有何不妥?”苏轼起身行礼,不慌不忙地说:“先生诗末两句‘渔人忽惊起,雪片逐风斜’——这‘雪片’可是鹭鸶身上飘落的羽毛?”刘先生点头称是。苏轼接着说:“学生曾见白鹭惊飞时,羽毛纷纷落在水边的蒹葭之上。若改为‘落蒹葭’,岂不更合事理,也更见意境?”刘先生反复吟诵“渔人忽惊起,雪片落蒹葭”,越品越觉精妙——一个“落”字,既有了归处,又借芦苇的茂密烘托出池塘的幽静。他当众赞叹道:“子瞻改得好!为师不及也。”

这少年,便是后来名动天下的苏东坡。从幼年起,他就懂得:好诗不厌百回改,一字之易,境界全出。

多年以后,苏轼已是大名鼎鼎

的文豪。一日,他与妹妹苏小妹、门生黄庭坚闲坐论诗。苏小妹灵机一动,吟出两句五言诗的前四字:“轻风细柳,淡月梅花”,要二人各加一字作“腰”。苏轼沉吟片刻,道:“轻风摇细柳,淡月映梅花。”小妹摇头:“‘摇’字只写出柳枝的动态,‘映’字则太平淡了。”苏轼又改:“轻风舞细柳,淡月隐梅花。”小妹仍不满意:“‘舞’字仍嫌板滞,‘隐’字也不够传神。”黄庭坚见状,不敢冒昧开口,只请小妹自己来加。

苏小妹微微一笑,缓缓说出两字:“轻风扶细柳,淡月失梅花。”一个“扶”字,让轻风有了人的情意,仿佛温柔地搀扶着袅袅柳枝;一个“失”字,则写尽了月光下梅花与夜色融为一体、若有若无的朦胧之美。苏轼与黄庭坚听罢,拍案叫绝。这一“扶”一“失”,看似寻常,却让诗句顿时活了起来。

改诗之妙,不仅在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中,更在严肃的创作态度里。南宋大词人辛弃疾,每有新作,必请宾客品评。一次宴会上,歌妓唱起他的《贺新郎》与

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。众人七嘴八舌,说的却多是无关痛痒的话。辛弃疾颇为失望,目光落在席间一位少年身上——那是岳飞之孙岳珂。

再三恳请之下,岳珂坦率直言:“《贺新郎》首句‘我见青山多媚妩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’与尾句‘不恨古人吾不见,恨古人不见吾狂耳’,诗意似有重复;而《永遇乐》连用四个典故,恐怕太多。”辛弃疾听罢,大喜过望,举杯对众人说:“岳公子这一箭,正中我的痼疾!”此后,他将这两首词反复修改了数十遍,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

从少年苏轼改师诗,到苏小妹妙手加字,再到辛弃疾虚怀纳谏,这些故事穿越千年,依然散发着动人的温度。古人改诗,改的不仅是字句,更是对美的执着、对真的追求、对境的升华。一字之易,可能源于细致的观察,可能来自灵感的迸发,也可能得益于他人的直言。而所有这些,都离不开一颗谦逊而敏锐的心。

江舟